

介之推傳

節畧左氏春秋傳

陳祥鸞

晉獻公嬖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讒殺太子申生而
伐公子重耳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
空季子介之推亦與焉守藏者鳧須竊資以往公子餒
不能行割股以食公凡十九年於外及秦納公子至河
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
知之而况君乎請從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有如水投其璧於河推聞而笑曰天實開公子子犯以
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渡河公

子返國是爲文公賞從亡者功而之推不言祿祿亦弗
及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
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
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
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以
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
甚矣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曰言身
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是乎與
汝偕隱遂隱於綿山文公旣而悔曰吾方憂王室未圖

其功求之弗獲乃環綿上之川以封之因號介山曰以
志吾過且旌善人今祠在綿山之陰松栢周廻十餘里
稱爲神林邑中遇亢旱禱之輒應元加封爲潔惠侯復
建祠於邑之西關所在奉祀不絕

郭有道先生墓碑

漢蔡邕

先生諱秦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
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
郭卽其后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
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咨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粵乎不

可測也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
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採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
收文武之遺風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綬之徒紳佩之
士望形素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
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德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
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郡公休之遂
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紹由
壽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
年四十有二以建寧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

永懷哀悼靡所寘忘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
事僉以爲先民旣沒而德音猶存者以賴之於見述也
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
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
纒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
書是敦匪惟撫花乃尋厥根宮墻重仞允得其門懿乎
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擢選泌丘善誘能
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名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
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曜嘆爾來世是則是教

郭泰傳

後漢書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
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
皐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
于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
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
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
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
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

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常
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
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
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
不知其他後遭母憂以孝稱泰雖藻鑑人倫而不爲籠
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
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
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關人
害林宗哭之于野慟旣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
四方之士千餘人皆會葬同志者乃其刻石立碑蔡邕
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
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鑿初泰始至南
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
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千
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清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
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
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于事者著之篇末

贈尚書祠部員外郎文府君墓誌 文彥博

夫水之有原原出之深者其流長人之本祖祖德之厚者其嗣昌噫原深德厚者見之吾祖祠部府君矣君諱
 銳字挺之本姓敬當晉室以犯高祖御名改賜今姓取
 文象也至聖朝以避翼祖廟諱遂不復舊有媯裔遷於
 妻子完之孫以謚為姓自時厥后胄緒益蕃或占籍於
 平陽或流居於蒲坂八代祖太尉平陽王有大勲力於
 中宗載於國書可攷太祖時大和中由鴻臚丞辟北都
 畱守判官曾王父穉時以明經中第守汾州參軍未幾
 畱判歸老於西河參軍榮侍於漆下且又嘉是山水樂
 其風土乃自河東縣之同果里徙居於是故府君今為
 西河介休人也王父沼澤州錄事參軍烈考崇遠長興
 中守遼州平城簿與晉高祖有豐沛之舊天福初龍興
 大夏鳳起晉陽遂以協贊之功亟昇出宰之任授代州
 崞縣令稍遷并州太谷令帷幄之助居多而綿上之封
 蓋薄方將借隱以保天和屬劉氏偏羈於太原選用俊
 賢縻以要職而又兩宰劇縣載更都轄而考終於家有
 子二人其長蚤亡府君即其次也始以蔭補郊社署丞

尋辟石州軍事推官太平興國中武車載駕王師有征
後主率并民因壘太宗皇帝需陽春之澤封歸命之侯
凡劉氏之舊臣率度材而被用時府君方以府退便於
家居且以願養爲懷無復出處之意雖詔書搜訪州司
數遣竟以疾辭不克上道常以杖履浮沉於鄉里頗用
文酒燕樂於朋友故與進士溫夢說詩舊崇果詔休輩
有世外莫逆之契藥餌弗驗壞梁斯及以至道二年九
月三日啓手足於晉陵里之第享年五十有三府君始
娶王氏故戶部郎中丕之女也生慶善之門稟柔懿之
德天奪其筭先府君而亡有子三人長曰洎今爲司訓
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使次曰淳郊杜齊郎次曰淵未
仕而亡有女一人適史氏再娶郭氏有子一人曰涓府
君以長子登朝邁慶凡四追命爲尙書祠曹員外郎夫
人追封臨沂縣太君娶耿氏有子一人曰彥博卽府君
嫡孫天聖五年春進士甲科今爲殿中丞知并州榆次
縣權倖西河郡事而耿氏早亡亦以彥博預殿閣之引
籍邁農壇之展禮得援恩例追封扶風縣君再娶王氏
封永樂縣君有子一人曰彥若應進士舉有女二人將

作監主簿鞠齊鄉故天章閣待制咏之子也次適進士
成偉殿中丞元吉之子府君之次男淳始娶郭氏冀氏
皆蚤亡今娶武氏有子四人長曰彥先次日彥國其次
幼溟娶王氏斯皆府君貽謀積德之至厚故子孫錫美
流光之寢昌也彥博之生也後不違事捧遺規以出涕
瞻畫像而下榻嘗立侍於父叔因習聞於語言曰惟府
君局量弘深性資端厚德行著於鄉黨仁愛洽於族姻
希蜀嚴之沉溟達義易之素履善教諸子俾詔家聲惟
以清白傳家不以產業爲事識者以府君爲林宗干木
西河之後出也所不至者壽耳府君棄代之年權窆於
里第之西原今卽真宅以明道二年十月十七日巳酉
得吉卜於靈石縣之孝義原祖母臨沂太君先葬於介
休之西原陪祖之舊封松檟美茂不復遷祔從古禮也
禮曰銘者稱先祖之美表孝孫之心也庸刻沈礎以識
佳城銘曰王父之德柔嘉維則行有枝葉信著金石州
黨胥化宗姻是式跌巖文石涵泳典籍美璞中存含華
內蘊道屈當世慶流後昆祠曹追命密印推恩綿山南
峙汾水東瀾吁嗟佳城茲焉寧止爰石勒銘徽音無已

承詔詩宴自識碑記

元豐三年季秋皇帝行大饗之禮於明堂方守魏被召侍大禮慶成後四日特蒙制恩進位太尉保釐洛郊臣犬馬之年七十有五前此累年章十數上以求致仕聖恩俯憐舊物曲念老臣皆未之許今復優進公位俾守別都自顧衰殘非敢當克俯伏辭避至於再三訖不獲命乃以閏月二十三日陛辭翌日出都仍賜宴於瓊林苑以二府大臣押伴既有臨遣中使內出寶器俾醕天醴以極魚藻之樂賜御詩以寵其行臣伏思蒙厚恩荷殊渥自近世逮本朝以來未有此比則有弼臣惇奉諸作序事義詳矣臣雖窮極語言不能盡意惟知負戴天地生成之德感激而繼之以泣惟陛下聰明睿智煥乎有文帝庸作歌光昭前典伏自臨御以來十有四載而英韶之韻雲漢之章百執願聞萬物思睹者久矣曾未之得夫何老臣首蒙天賜至榮至幸超絕等倫始至都門則已傳布於宮省尋抵洛宅又得誇示於吏民是用圖金石刻以永其傳將與夫日月並明天地同久復使臣之子子孫孫相繼率勵保之守之亦克永世老臣爲

不朽矣

元豐四年正月三日文彥博謹記

文潞公家廟碑記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夫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爲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爲之營構以恥之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司所未遑禮頹教墜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閱羣臣貴宦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德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論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睿心至意形於嘆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

因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翰林院承旨而下其奏請自平章以上立四廟東官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尚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固習常得諉以爲辭無肯倡衆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燉而營之三年增置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枋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厨在其東南其門外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以入輔出藩未嘗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予欲誌世族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爲我叙其事欵於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爲氏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不丕生河東太守教教家平陽其後有韶漢末爲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可

譜韶之六世孫頻後魏爲太守頻曾孫顯儁以別駕從
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兗州刺史頻之
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爲潁州郡丞名列循吏以
公直抗宇文述老幼秩君洪從唐高祖起晉陽爲右衛
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居洪首奮挺出戰歿頻之
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
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
之曾孫羽爲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爲御史大夫括
孫晦爲太子賓客元所爲義節度使暉爲散騎常

侍榮冠當時自顯雋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
或遷太平或蒲坂或遷寶鼎晦之從父兄弟晤爲北都
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櫟櫟生館館生澤
州錄事參軍卽公之高祖考也諱沼曾祖考諱某仕後
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
歷崞太谷二令漢高祖卽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
其支別者自歸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參軍祖考諱某
辟石州幕府棄官歸鄉里太祖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
以廟諱故復爲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

以疆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開折磨
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司其制行之詳見於故平
章事晏公叅知政事王公所撰墓誌及碑公卽河東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兼西京留守司事
潞國公謚忠烈諱彥博字寬夫生而神異博通諸史及
進士第立朝端重顧盼有威寅亮四朝爲國元老入贊
萬幾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
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其勲業闕大顯榮
褒封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爵燕周魏
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爲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公第
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爲第三室周國太夫人
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
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
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
秋分冬至夏至致齊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
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
從宜者也其銘曰鬱彼喬木茂於苞根浩彼長川發於
浚源矧人之先云誰敢謾天祐有朱誕生哲臣乃幹樞

輔乃秉鎔鈞克釐克諸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囂
公往逍遙不日而消仁祖邁疾羣心震慄公入密勿四
海清謐出殿方維爲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
民悅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謠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爲
多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於洛滸永樂茲土
永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削是剗是斷是剗遠
於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棟是直是扶是茨
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旣成家室是營公曰予居風雨是
撫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庫公堂公曰予歲人隘公庭
公曰予寧人勿予隘惟子孫是賴人勿予庫惟子孫
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躬之爲美匪目之爲麗朝堂
旣闢四室有作黍牲孔碩導黍及稷籩豆旣滌灑掃旣
備旨酒旣沛封牲爲饌乃薦乃陳苾苾芬芬祖考欣欣
白嘏來臻天錫公社強胡壽愷帝錫公祿豈云豐泰天
匪公私公德是宐帝匪公優公勲是酬公拜稽首揚天
子之休恩純終始式詒孫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
蒸嘗保公之烈光

元豐三年仲春旣望勅制司馬光撰

介休縣志卷之八
文彥博傳

宋史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昇高若訥從穎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之彥博置獄於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遷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鄆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爲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信家元吳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權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嘗擊球於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

入斬之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
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
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
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
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
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
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
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按因之
登用介旣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
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
以得人爲慶語見弼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
入禁中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
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
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啟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
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乎邪知開封府王素夜
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日言有禁中告都虞候欲爲亂
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

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滌渠八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体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弼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弼所教也史志總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滌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弼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滌恐治前罪更言六滌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

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卽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旣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卽名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劔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選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之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會張知白上臣

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幽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隳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撫樞密使他事以搖彥博坐不實劾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輒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亦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瓜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

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杞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博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尋加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寔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穆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始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雙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書正經制事朕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益事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嘉祐元祐初同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

長官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張惇秉政言者論彥博願附司馬光光 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遠事四朝在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初拜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朝元祐初使契丹於燕京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年七十矣者見其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

千進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西羗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過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

介休縣志 卷之八
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彥博八子皆歷要
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
祐初爲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彥博平章軍
國及甫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爲尉光祿少卿彥博再
致仕及甫知河陽名爲太僕卿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
殿修撰提舉明道宮蔡淵 熙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
孝之謗逮詣詔獄及甫方 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
職未幾復官卒

修廟學記

元貞元年八月一日介休縣修廟學成縣尹居廷田侯
澤以書來語余曰縣之學故在縣治之東中更兵革鞠
爲茂草大元勃興文武並用詔諸路郡縣官吏春秋釋
奠先聖先師以時修其廟宇士能通一經者復其身其
有茂才異等則歲貢而超擢之由是天下學校始復立
焉至元甲子閩梅子實來宰是邑與儒生議修成之東
南隅買民居一所以爲奉祀之地歲壬申西蜀四川道
肅政廉訪使古陶梁公天翔繼至始作大成殿於故居
之前而以故居爲講肄之堂未及訖工而代去後二十

年主簿平陽王君益仲謙下車之初愛民重士慨然營
葺不憚勤勞於是邑之吏民相勸率以助資役蓋无級
磚嚴飭像貌門牖爨器以次而舉未越月而澤實來乃
悉其力而贊成其事自惟小邑寡民不敢重爲勞費而
又當驛路之衝南北往來冠蓋相望朝夕迎送不遑寧
居第因時之隙日積月累以漸而圖始終三年乃克嘗
備今秋上丁用釋菜之禮而落之儻辱爲記以風示一
邑之士庶乎其有以作興焉則澤之願也余念今天下
之邑號能其官者不過優於簿書期會之間詳於追

督責之末而學校教養能如二君之協心者夫豈不可
貴哉矧今屬筆之意且以作興人才爲言是有不容以
荒陋辭者故爲叙厥始末以誦所聞以告其邑之士曰
孟子有云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蓋
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信使有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所謂物則而秉彝者惟其
拘於氣質之偏遷於嗜慾之誘或至陷溺其心而不自
悟耳古者先王爲是建學立師開之以詩書之訓成之
以禮樂之文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灑掃應對進

退與夫六藝之習十五以上則入大學而教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然後齊家以達於治國平天下莫不因其固有還以導之期於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復其初而已夫然故其爲教易知而其爲學易明此三代之前所以賢材衆多風俗淳厚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及周之衰異端並起邪說詖行惑世誣民至吾夫子出發揮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傳於回參伋軻顧孟比歿而諸儒之論不足以及此是故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悉皆棄本逐末爭利去義上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下則入於雜博華靡之中雖學校之設其名若存其實已亡浸淫及於五季之亂而敗壞極矣近世周程朱張數君子相繼迭作實尊信孔氏而得其不傳之統著書立言闡發幽秘窮理盡性之微修己治人之要兼該畢舉莫非正義反本以復先王之遺意其有功於當世豈小補哉然而世之儒者沉於俗學之僻未嘗考其已試之效或輕論而竊笑之其有畧知慕之者則又捨近務遠處下窺高而不思反之於身以求其切於致君澤民之實也今天子卽位首發德音以爲孔子之道

垂憲萬世深勅有司擇其儒通吏事吏通儒業者以備
選用其意已甚美矣而二君乃於斯時一新其學又能
挺然自立學乎古人之道而推之以教其人是皆宜書
之以示來者邑之士誠能於日用人倫之際講論問辨
敬守力行則良心可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
遠在一家則爲孝弟雍睦之行在一鄉則爲謙遜廉恥
之風達而在朝廷則功名事業光顯於時三代之盛何
不可及之有此則先王建學之意而二君之所望於多
士者可不勉哉可不勉哉歲次乙未重陽日保定路易

州儒學教授豫章冷思賢撰書

興復西渠水利記

縣東南有勝水山狐岐之山其流湛洋汪濊實惟沃壤
之資力農之本故通溝瀆畜陂澤則奮插而雲興決渠
而雨注田惡可腴而凶年不憂蓋因天分地之自然也
然細民未知其利庸吏闇於化裁則水之用微矣自宋
文潞公始作三渠分引此水灌田其東渠中渠則由東
北灌浸北張宋安等村之田西渠則由石河而西經邑
城費津灌浸韓板等村之田百姓享其利其後石河壅

介休縣志卷之八
閼西渠乃遂不流蓋近百年莫之能復焉今年辛丑之
夏分守大叅政壘川於公行縣尋介子之桂樹訪有道
之林丘觀風川谷問水郊原遂得西渠所由廢興卽召
吏民而語之曰泉流之興以利民也而今乃湮廢如是
夫石河之壅有不可辟者乎是則吏不爲民故行水失
時地利有不盡焉其盍治之哉乃顓命主簿董舉正與
石河之後又命新任知縣董公宗魯督視之浚河深七
尺而暗構石隊於中袤二百餘步高三尺廣二尺有奇
作十日而工成西渠之水遂復流如故焉又爲鑿泮池

廣橋門用受新泌之流於是士民欣然謂公曰一旦而
貽萬世之利知縣董君等以訓導呂萬里撰狀介生員
馬璐高斌屬余爲紀其事以表石章俾邑人世世有所
考繹昔西門豹之治鄴也令名炳焉史起以爲仁智豹
未之盡則以有漳水而不知用史起乃引之以灌鄴田
鄴人爲歌今於公之澤溥矣介人之歌寧有已耶
嘉靖二十年陝西右叅議文谷孔天胤撰

介休縣繕城記

比歲圍臣失事北患跳梁隆慶元年九月至入內地大

肆殺掠時石州城守不設致寇攻襲而介休以縣尹劉公備禦有方得不被害於是郡縣咸大議城守之役然無體國愛民之實者猶勞而無功勤而寡效公曰夫古所謂以逸待勞者非晏然無事之謂也乃一勞而永逸乎夫古所謂成大事不計小費者非秋毫無損之謂也乃小費而大成乎茲邑之城在太平之時不可不謂之固在折衝禦侮之時則增繕惡可已也乃均田里以出其力酌公帑以出其財規畫既定程限有期既備乃事弗亟弗民樂於趨事工樂於售能不數月而考厥成績

其城增高一丈二尺幫厚八尺周圍雉堞樓櫓敵臺之屬皆有業有嚴式堅式好公所謂一勞而永逸小費而大成允矣然舉一邑之民而遺之百世之安則公之勤也無窮之惠也宜勒之金石以示不忘於是邑之師生士夫與宗尉之有山莊於邑者共伐石紀功徵外史氏爲之記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言城廓溝洫之修也詩曰大邦維翰言守土者楨幹乎國也夫大邦無險哉而必曰維翰則設險者勢也守之者不勢之勢也使石州雖無堅城倘得人以守則必無破陷之虞惟城守俱

乏斯賊乃乘之矣今劉公鏡於先見豫於遠圖蓋不徒設險而已其廣儲蓄以足其餽練兵卒以養其鋒居民財以足其生定民事以和其志無事則與之休息有事則與之固守可以拆衝可以禦侮公其翰矣邦其永寧夫君子有體國之誠心而後有佐國之良法有愛民之真心而後有保民之實政公一繕墉而六美具焉可以觀其心矣是用記焉用告來者公字神將旁其名也念虛其號也嘉靖己酉鄉貢進士湖廣興國州人縣丞吳君從政主簿金石珊典史李君朝官並協恭董役於法